

JAMES
BOND

007典藏精选集



007

神秘金手指

Goldfinger

黄金劫案，史无前例

魔魔困城，欲壑难填；不速之客，地狱归来



联合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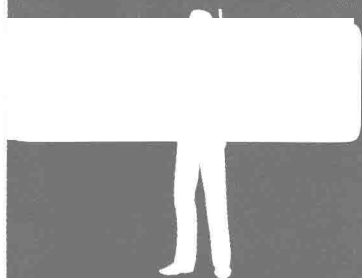
China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007

JAMES
BOND
Goldfinger

神秘金手指

【英】伊恩·弗莱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金手指 / (英)弗莱明著; 席伟健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6

(007典藏精选集)

ISBN 978-7-5502-7427-3

I. ①神… II. ①弗… ②席…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391号

神秘金手指

作者: 伊恩·弗莱明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徐 玥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徐 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8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5印张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427-3

定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楔子

世界各国的黄金突然出现大量的流失，而黄金的黑市交易却异常火爆。虽然各国都在储存的金锭上做有标记，但是，这些金锭经过熔化重铸后就没有任何迹象可循了。这时，政府部门把目光转向了巨富金手指，怀疑他参与了黑市的黄金交易，因为他作为一位国际商人，可以合法地拥有并使用大型的铸造设备。他在日内瓦拥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银行，各国都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存放在那里。然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黄金的外流活动与金手指有关。为了查清其中奥秘，詹姆斯·邦德受命调查金手指。

邦德一路跟踪金手指到了日内瓦，发现了金手指外运黄金的秘密，他通过用黄金铸造车身的方法将黄金重新熔化后再铸成金块。邦德在追查过程中意外地听到了大满贯行动计划。金手指的手下发现了邦德，将他抓了起来。金手指并不急于杀死他，反而得意地将大满贯行动全部讲给他听。原来，这个阴谋针对的是金手指在日内瓦那座银行中价值 60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金手指策划使用飞机释放毒气使银行周围的六万人包括四万军队与一些居民死亡，然后炸开银行，利用一名原子专家将一枚小型核弹引爆金库，致使世界各国在此储备的黄金受到辐射污染，这样一来，世界各国的黄金就无法进行流通，而金手指控制下的黑市黄金交易将获得十倍以上的巨额利润，垄断整个世界的黄金市场。

被软禁的邦德将会怎样？金手指的阴谋计划是否能够得逞……

01 楔 子

001 第一章 邦德重现

008 第二章 邂逅故人

021 第三章 破绽百出

031 第四章 翻开底牌

040 第五章 临时受命

051 第六章 黄金史话

065 第七章 主动出击

076 第八章 球场争锋

084 第九章 再度失利

094 第十章 生死关头

105 第十一章 超级保镖

117 第十二章 神秘女郎

127 第十三章 不速之客

138 第十四章 夜半惊魂

149 第十五章 身陷重围

155 第十六章 惊世恶魔

165 第十七章 精英大会

177 第十八章 罪恶之花

188 第十九章 神秘附录

198 第二十章 走向深渊

205 第二十一章 富有之人

214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招

225 第二十三章 战火玫瑰



第一章 邦德重现

詹姆斯·邦德坐在迈阿密机场休息室最后一排的沙发上，两杯波旁威士忌（一种美国产的烈性威士忌）下肚后，他思考着生存与死亡的问题。

他的职业中有一部分是杀人。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种营生，但是当他不得不杀人时，他会尽量做得干脆利落些，然后让自己尽快忘记这又一次的杀戮。对于一个手持特别的“两个0”打头的证件去杀人的特工来说，在执行任务时杀人便是他所要做的工作，这就要求他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酷地对待死亡。如果杀戮与死亡不幸发生，就该坦然面对。后悔可不是一个好的职业习惯，那是短视的妇人之仁，如果搞砸了，自己的小命就得丢掉。

然而，邦德心里对于刚才那个墨西哥人的死却有些奇怪的感觉，那一幕让他印象深刻。不过这并不表示那个人不该杀。他是一个邪恶的人渣，别人都叫他“歹徒”。这种人为了40比索就敢杀人越货，这点钱也就相当于英国的25先令。当然，既然有人雇他来杀邦德，给的钱肯定不是这个价码。从这个人的面相上来看，他被自己一生中的痛苦与穷困吞噬了灵魂。当然，这个人早就该死，但在不到24小时之前，在杀他的时候，邦德似乎能感觉到这个人的灵魂是那么迅速、彻底地脱离了自身的肉体，从他的嘴里冒了出去，就像海地土著人画的鸟儿一样飞走了。

拿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跟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人相比，两者之间

的差异令人感到诧异。有血有肉的人生气勃勃，而那个如行尸走肉般的人却只是个浑浑噩噩的死魂灵。邦德面对的这个人只是一个有着姓名、地址和工资卡——也许还有一张驾照的墨西哥人。当邦德干掉他，他的灵魂离开他，离开那具臭皮囊和身上裹着的廉价衣服时，他就像被装进空纸袋的垃圾一样，等待着垃圾清扫车的到来。跟邦德杀的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从这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墨西哥歹徒身上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这家伙可比其他所有墨西哥人都棒。

邦德低头看了看干掉那个墨西哥人的“武器”——他的右手外侧又红又肿，很快那里将形成一处瘀伤。邦德屈起右手，用左手轻轻揉着伤处。在他乘飞机逃脱的一路上，他一直不断地揉着那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如果他能保持伤处血液循环畅通，他的右手会好得快一些。邦德也不知道他还得多久就要再次用上这件“防身利器”。他揉着手，坐在角落里自言自语着，一股愤世嫉俗的凄凉感涌上心头。

“全美航空公司，明星航班，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本公司NA106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各位旅客请到7号门登机，请所有旅客登机。”

扩音器关闭时，大厅里回响起一下“咔嗒”声。邦德看了看表，离他所要搭乘的飞机起飞至少还有10分钟。他招呼女招待，又点了一杯波旁威士忌。一个厚实的阔口玻璃杯端了上来，邦德晃了晃杯中混合着冰块液体，待冰块稍微消融后，仰头饮下一半。他掐灭了手中的烟蒂，重新靠在沙发上，左手支着下巴，闷闷不乐地凝视着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飞机跑道。夕阳西下，太阳的半个身子已被吞没在墨西哥湾里。

干掉了那个墨西哥人，邦德这次做的倒霉差事也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这次上面派给他的差事糟糕透顶，既让邦德感到卑劣而危险，又没有给邦德任何成就感。幸亏他勉强得以从贼窝脱身，如果

不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就万劫不复了。

墨西哥的一个大老板有些罂粟田。当然，那些美丽的花儿可不是用来装点大地的。毒枭们会将这些花儿的果实掰开，榨出汁液，制成毒品。很快，在墨西哥城一个叫“玛德·德·卡乔”的小咖啡馆会有人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将这些货买走。可以想象，这个小咖啡馆里面森严壁垒。如果你想买货，就必须走进去，先点些喝的。喝完东西后，去吧台付钱，老板会告诉你该在账单上添几个“0”才能提货。表面上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守规矩的交易，除了墨西哥人，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在万里之外的英国，由于联合国敦促各大国打击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英国政府宣布在大不列颠禁止贩运、销售海洛因。

禁令下发到了伦敦的索霍区，即便对于那些一心想以海洛因等毒品减缓病人痛苦的医生来说，这一禁令同样有效。然而，禁令是犯罪的催化剂。很快，因为英国境内的毒品集散地被发现，南亚的“金三角”地区、土耳其以及意大利等几大毒品货源地的毒品走私路线被切断了。

在墨西哥城，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名叫布莱克威尔，此人口碑一向不错。他在英国有一个瘾君子妹妹，沉迷于海洛因而不能自拔。布莱克威尔很爱这个妹妹，并为她而感到难过。然而，这个女孩写信给哥哥说，如果没人帮她弄到些海洛因，她很快就会死。布莱克威尔相信了妹妹的话，并着手搜寻墨西哥的地下毒品交易市场。他通过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提供的特殊渠道，找到了“玛德·德·卡乔”咖啡馆，并进一步接洽到了那个墨西哥大佬。接下来，他了解到交易是如何进行的了。接着他做出一个危险的决定：如果他能通过这种渠道发大财，不仅可以缓解妹妹的痛苦，也可以取得人生暴富的秘诀。

布莱克威尔做的本行生意是肥料。他有一个仓库、一个小种植园和一个三人研发团队，主要搞土壤测试和种植研究。因此，对他来说，劝说墨西哥大佬让他入伙很容易。打着做化肥这一光鲜招牌，布莱克

威尔的人可以偷偷地干从鸦片里萃取海洛因的勾当。墨西哥大佬会迅速地帮他安排好去英国的货轮。以一次 1000 英镑的代价，他们能让帮外交部部长送快件的人每月将一个特别的手提箱带到伦敦去。价钱是公道的。手提箱里的东西值两万英镑。墨西哥大佬命令送件人将这个箱子寄存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行李存放处，然后将行李票邮寄给一家叫作“波安皮克斯有限公司”的一个叫斯瓦布的人。

很不幸，这个斯瓦布是个恶棍，他心中毫无“人性”二字容身之地。他认为，既然美国的青少年瘾君子一年能花上数百万美元去吸海洛因，那么他们的英国远亲也完全应该如此。在皮姆利科的两间房子里，斯瓦布手下的人将海洛因加工后，通过自己的渠道卖到各大舞场及娱乐场所。

当英国刑事调查部同他联系时，他已发了大财。为了调查他的货源，苏格兰场决定再让他神气一段时间。他们派人秘密跟踪他，先是跟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接着又跟上了那个墨西哥的送件人。到了这个阶段，既然牵涉了外国，特工局便被召集来，邦德的任务就来了——他被命令去找送件人的货源并切断这一贩毒渠道。

邦德奉命行事。他飞到墨西哥城，迅速找到了那家叫“玛德·德·卡乔”的小咖啡馆。接着，他假装是一个来自伦敦地下毒品交易市场的买家，找到了那个墨西哥大佬。墨西哥人亲切地接见了 him 并把他介绍给布莱克威尔。二人刚接触时，邦德一时间很喜欢这个人。他对布莱克威尔妹妹的事一无所知。显然，这个人贩毒并不在行，并且因为妹妹的事而对英国的禁毒政策大吐苦水，这一点让邦德觉得布莱克威尔还算是真诚的。一天晚上，邦德潜进了布莱克威尔的仓库，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离开后，他在几英里^[1]外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下，看着远方屋顶火焰腾空而起，聆听着救火车呼啸忙乱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他给布莱克威尔打了电话。

[1] 1 英里约等于 1.6 千米。

他将一块手帕蒙在话筒上，说：“很抱歉昨晚给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恐怕保险公司对于那堆您正在研究着的肥料不会按价赔付了。”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我是从英国来的。您仓库里的东西已经杀死了那个国家许多的年轻人，并毒害了为数更多的人。桑托斯再也不会会有机会带着他的外务包来英国了。斯瓦布今晚也将锒铛入狱。最近您接见的那个叫邦德的家伙，他也逃脱不掉法律的严惩。警方现在正在追捕他。”电话那头传来了这番让布莱克威尔颤抖不已的话。

“好吧，不过别再干那勾当了，老老实实做你的肥料生意去吧。”邦德挂断了电话。

入行不久的布莱克威尔显然看不破其中的端倪，但是邦德显然没瞒过那个墨西哥大佬。邦德提高了警惕，换了家宾馆下榻。但是那天晚上，当他在科帕卡巴那酒吧喝完酒，准备回酒店的时候，一个墨西哥人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此人身穿一套脏兮兮的细亚麻布西装，头戴一顶大而无当的白色司机帽。此人有着阿兹特克人特有的高颧骨，在脸上留下两团深蓝色的阴影。他嘴角的一端戳着根牙签，另一端则叼着根香烟。他的眼睛迸射出精光，显然，他刚吸过毒，正享受着云里雾里的快意。

“需要女人吗？找女人跳支舞吧？”

“不用。”

“墨西哥女郎要不要？”

“不。”

“辣妹裸照总要吧？”

邦德对那种将手滑进衣服口袋的动作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就在那人准备抽出手，将刀刺向邦德的喉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提防着这种他已司空见惯的危险。

邦德几乎是下意识地使出了以前在书上学过的格斗招式，他身体一转，右臂横砍过去。邦德的右手格挡住了墨西哥人持刀的右手，使其无法再刺过来，接着左手乘虚而入，猛击对方的下颚。邦德强有力的腕关节一使劲，手掌与手指一起用力，捏碎了墨西哥人的下巴。邦德这一击几乎将墨西哥人举了起来。但也许是刚才用的第一招便折断了墨西哥人的颈骨，杀死了他。当墨西哥人倒在地上的时候，邦德抽回了右手，用手掌外侧朝对方的喉部又猛砍了几下。邦德刚才那一击足以击碎男人的喉结，这一招就是将手指并拢，形成刀状，然后用力击出——据说这一招是特种兵们的最爱。如果这个墨西哥人刚才没被一下打死，那么在倒地之前他肯定会咽气。

邦德站了一会儿，胸口起伏不定，然后又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那堆包裹在廉价衣服里的烂肉。他朝街上看了一眼，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辆汽车缓缓驶过。也许有人在他们二人格斗时经过，但当时他们处于阴影处，估计没人看得清。邦德跪在尸体边，又摸了摸那人的手腕，已经没有脉搏了。

刚才那双由于毒品的刺激而显得炯炯发亮的眼睛现如今正不甘心地瞪着，从此这个人住的房子空了，因为房客一去不复返了。

邦德扶起尸体，将他靠着放在墙边，阴影吞没了墨西哥人的尸体。接着他理了理自己的衣服，看领带系得整整齐齐，然后径直走向宾馆。

黎明时分，邦德起床后便开始剃须，准备开车去机场，赶第一班航班离开墨西哥。这班飞机飞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邦德飞到加拉加斯，在机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坐着消磨时间，等待飞到迈阿密去的飞机。到了迈阿密后，他又准备晚上搭乘全美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纽约。

这时广播又响了：“全美航空公司向各位旅客表示抱歉，由于发生机械故障，飞往纽约的 TR618 航班要延迟起飞。新的起飞时间为明天早上 8 点。请各位旅客去本公司售票处登记，我们将为大家办理住

宿手续。谢谢。”

真倒霉！怎么会这样！眼下是该搭乘另一班飞机回纽约，还是在迈阿密过夜呢？邦德郁闷得快忘了喝杯中的威士忌了。他端起酒杯，头靠回沙发，仰脖吞下冰凉的液体。酒杯里残余的冰块碰到了他的牙，叮当一声。就这样吧，今晚干脆在这里玩玩。邦德打算在迈阿密过夜，好好地喝上几杯，喝个烂醉如泥，然后随便找个妞儿扶他回宾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这酒瘾已经克制了不少年了。今晚不妨好好地乐上一乐。这个特别的晚上可是上帝赐给他的好时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自己好好放松、享受一次的大好时机，他可不会浪费了。没办法，一直以来，邦德太紧张了，神经绷得太紧了。这些天来他怎么了，难道在为那个打算干掉他的墨西哥人渣感到沮丧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论如何，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杀人。有人开车把人撞死；有人用散播传染病病毒的方法来杀人；有人将细菌洒到别人脸上；有人在厨房或封闭的车库故意让煤气开着，以达到用一氧化碳气体杀人的目的。还有，说到制造氢弹，从铀矿里挖矿石的矿工到坐在办公室里钻营的股东们，谁敢说自已脱得了干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人没有参与过杀害其邻居的行为？即便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搞得清。

天边最后一丝光亮被夜幕吞没了，蓝紫色的天幕之下，机场跑道闪烁着绿色与黄色交织的灯光，机场的柏油路面上反射出暗淡的光环。一架 DC7 客机发出令人震颤的怒吼声，冲上了跑道。休息室的窗户微微颤抖着。人们站起来向那架飞机望去。邦德努力地解读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希望飞机马上坠毁吗？这样他们就能有热闹看了，彼此之间也有了新的谈资，那样的话，眼下这段空虚的时光也不难打发了吧？或者，他们希望这架飞机平安无事？他们到底希望飞机上的六十名乘客有着怎样的命运，是生存，还是死亡？

邦德抿着嘴唇。得了吧！别在这儿瞎琢磨这些变态的东西了。然

而，在执行了一项让人不舒服的倒霉任务后，有这样病态的想法，也许情有可原。够了，不能再这么紧绷着自己的神经了。邦德需要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耳闻目睹了这么多人的死亡后，他需要尝试一下生活的另一面——今晚他需要好好享受一下舒适、高雅、从容的生活。

忽然，邦德感到有人走近了。来人站在了他的身旁。邦德抬起头一看，眼前是一个衣着得体整洁、看上去很富有的中年人。他的表情有些尴尬，神色中有些许的恳求之意。

“打搅了，不过，我想您就是邦德先生……詹姆斯·邦德——呃——先生吧？”

第二章



邂逅故人

邦德不喜欢透露自己的名字，因此他冷冷地对来说：“是的，正是。”话语中充满要将对对方拒之门外的冷漠。

“哦，那真是太巧了。”来人伸出手来。邦德懒洋洋地举起手，握了眼前这个人的手一下便放开了。此人的手又松又软，似乎没有关节——就像一只软泥制成的人手模型，或者像一只充气的橡胶手套。

“在下名叫杜邦，朱尼亚斯·杜邦。我想您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我们以前见过面。介意我坐在这里吗？”

看着眼前这张脸，邦德在脑海里搜索着他的大名。是的，看此人是有面熟。但肯定是在很久以前了，而且不在美国。邦德在脑海中搜索有关此人的资料后做了以上的总结。杜邦先生年龄在 50 岁上

下——他面色红润，脸上刮得很干净，衣着考究而规矩——“布克兄弟”（即 Brooks Brothers，美国的顶级男装品牌）这样的名牌服饰足以掩饰美国有钱人的罪恶——总之，此人一副美国大亨的派头。他身穿一件单排扣的黑色夏式西装和一件白色低领的丝质衬衫，系着一条深红色与蓝色条纹相间的领带，在衬衫领子的两端和领结下别着一枚金质的安全别针。衬衫的袖口在西装袖口下露出半英寸^[1]，现出了磨光凸圆形宝石链扣，上面有鲑鱼的微缩图案。此人脚穿一双炭灰色的丝质袜子，皮鞋擦得光可鉴人，红褐色的老款式，显然是名牌。他手上还拿着一顶深色窄边、草编的小礼帽，礼帽上扎了条深紫色的宽缎带。

杜邦先生坐在邦德对面，拿出一盒香烟和一个纯金的 Zippo 打火机。邦德注意到他在微微出汗。于是邦德断定此人还算是表里如一的，只是一个稍微显得有些忸怩不安的美国阔佬。他以前确实见过此人，但一时想不起来是何时何地了。

“您抽烟吗？”

“谢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客套。邦德假装没注意到递过来的纯金打火机。他不喜欢用别人的打火机。于是，他从桌上拿起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烟。

“1951年，在法国的泉水皇家俱乐部，”杜邦先生急切地看着邦德，“在那个俱乐部，埃塞尔，就是我的夫人和我坐在您的旁边，那天晚上，在那张赌桌上您可是与一个法国人玩了个大手笔。”

邦德想起来了。是的，正是如此。当时在那张桌子上，大家玩巴卡拉（一种流行于欧洲赌场的通常由三个人一起玩的纸牌游戏），杜邦夫妇坐在4号位和5号位上。邦德当时坐6号位，觉得眼前这对夫妇并无可疑之处。在那个令人兴奋的夜晚，邦德很高兴坐在自己左边

[1] 1英寸等于2.54厘米。

的人牌打得那么好，让他赢了一大笔钱。眼下邦德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在那张绿茵茵的台面上，灯光耀眼，一双红润的如蟹爪般的手有条不紊地在桌子上忙碌着，牌打得非常棒。他似乎还闻到了当时散布在空气中的烟草的味道以及他自己身上的浓烈汗味。那个夜晚真是太棒了！邦德会心地看着杜邦先生，笑着说道：“是的，当然记得您，很抱歉我的反应如此迟钝。不过那天晚上真是太棒了，当时我除了自己手上的牌没想其他的。”杜邦先生也如释重负地笑了，高兴起来：“我说呢，哎呀，邦德先生。我当然理解您的想法了。我这么冒失地打扰您，真心希望您予以谅解。你看……”他打了个响指，唤来了女招待，“不过我们必须干一杯，来庆祝我们的重逢。您想来点什么？”

“谢谢。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

“给我来杯添宝威士忌和一杯水。”

女招待转身离开去端酒了。

杜邦先生向前倾了倾身子，微笑着。一阵香皂或是须后水的香味从桌子一端飘向邦德。“我就知道是您。刚才我一看见您坐在这里，就立刻认出来了。我心里对自己说，朱尼亚斯，你通常认人认得很准，不妨过去看看吧。是这样的，今晚我也本打算乘全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不料他们宣布航班延误了。我在远处瞧见了您的表情，然后，恕我冒昧，邦德先生，从您的面部表情来看，我猜您也是要搭乘全美航空这个航班的。”说完他停顿了一下，等待邦德的肯定，不过他立刻又接着开口道，“因此我跑到售票柜台，看了看这一航班的乘客名单。这下我弄明白了，就是您，邦德先生。”

杜邦先生靠回沙发，为自己的聪明举动而感到得意。酒水端来了，他举起酒杯说：“先生，为您的健康干杯。今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

邦德不置可否地微笑起来，也喝了一口酒。

杜邦先生又向前倾了倾身子。他环顾四周，周围的邻桌上都没人。

不过他还是放低了声音：“我想您也许会对您自己说，是的，与这个名叫朱尼亚斯·杜邦的先生重逢我很高兴，但是理由何在？为什么今晚他遇到我会表现得那么高兴？”杜邦先生扬了扬眉毛，似乎在以邦德的身份说话。邦德也故意换上一副警察讯问的表情。杜邦先生又向前挪了挪，趴在桌子上说：“那么，请您原谅我，邦德先生。我不习惯去刺探别人的秘密……呃，隐私。不过，那天在俱乐部玩完牌后，我确实听人说您不仅是个了不起的玩牌高手，还是一个，呃，我怎么说好呢？就是说，您是那种，呃，搞侦探工作的人。是的，大概就是搞情报的吧。”杜邦先生说完这番话，已经为自己发出如此轻率言论而变得面红耳赤。然后他坐回去，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前额，接着他急切地看着邦德。

邦德耸了耸肩，然后盯着尴尬的杜邦先生，灰蓝色的眼睛中眼神忽然变得凌厉而极富警戒性，其中甚至还夹杂了坦率、讽刺和自欺欺人的意味：“我曾经涉猎过一些那样的事，不过战后就没干过了。那时候人们会认为做危险的事很有趣，不过现在要是再干那个，可就没什么前途了。”

“是啊，是啊。”杜邦先生夹着香烟的那只手做了个随意的手势。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他的眼神躲开了邦德，等待邦德的下一句谎话。不过邦德心里却在想，别看这个杜邦先生身穿商标图案为绵羊的“布克兄弟”，内心里说不定是一匹狼呢。这个人够狡猾。“那么现在您在何处高就？”杜邦先生像一个慈父般笑着说，“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现在您在干哪行？”

“进出口生意。我跟通用公司做生意，也许您跟他们打过交道吧？”

杜邦先生继续跟邦德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嗯，通用公司，我想想。是啊，对，我肯定对他们的生意有所耳闻，不过跟没跟他们做过就不好说了。不过，我想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接着他开怀大笑起来，“其实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业务往来，不过坦白地说，我唯一不感兴